



美國特寫
命運筆者木書

喬木著

替美圖算命

中國書局印行

替美國算命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著者 喬木

出版者 中國出版社

香港皇后大道中
三十三號二樓十室

承印者 香港印刷合作社

香港威非路道三十二號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版

目 錄

序

言

一、美國爲什麼「反蘇」

一、美國爲什麼「反蘇」

二、美國「反蘇」的成就

三、美國「反蘇」的前途

二、美蘇之間的癥結何在

四〇

一、四大問題

二、解決的可能

三、決定於鬥爭

三、蘇聯是嚇不倒的

四六

二、癥結在賠償

三、搞垮了自己

四、造不出空氣

五、戰鬥的前途

四、杜魯門主義是怎樣碰壁的

- 一、在國外碰壁
- 二、在國內碰壁
- 三、工人的覺醒

五、馬歇爾計劃可能成功嗎

- 一、美國面對着危機
- 二、馬歇爾計劃出場
- 三、「西歐集團」不易組織
- 四、經濟危機不可避免

六、恢復德日是不容易的

- 一、英美矛盾加深

二、魯爾問題複雜

三、恢復日本對誰

七、世界大勢會怎樣變……一一五

- 一、何謂美蘇矛盾
- 二、那一種矛盾是主要的
- 三、世界大勢怎樣變

附錄

美國對華政策新階段

一四一

序言

在美帝國主義者的眼中，大英帝國是完了。英國的困難不自今日始，但今年正二月間，由於燃料危機所引起的經濟大恐慌，在他們眼中，就證實了這個結論。英國的危機是一個什麼性質，我們在這裡不打算作深入的分析，但這危機的基本事實可以用二月二十一日英政府所發表的「白皮書」上的幾句話來說明。「白皮書」的開端就這樣說：

「一九四七年基本事實，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去做我們想做的事情。我們有的資源僅僅够我們做絕對必須要做的事情，假如想做的事情，都要做到，我們的生產就必須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這在一九四七年是不可能的。當前情況中的危險，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看上去像是重要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於我們祇能把僅有的力量放在真正是生命攸關的事情上面。」

在美國帝國主義者看來，這幾句話就是敲起了大英帝國的喪鐘。而這喪鐘，從英政府聲明三月卅一日以後不能繼續支持希臘和土耳其這一件事上，開始具體地表現了出來。

怎麼辦呢？

美帝國主義的口號，是美國在廿世紀應該做英國在十九世紀所做的事情。如所週知，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直至十九世紀末葉，大英帝國憑靠着它那身為「全世界的工廠」的地位，超越全球的海軍、殺人不見血的「分而治之」的手法，它的世界霸權從未受到嚴重的挑戰。英國既然在十九世紀能够做到的事情，為什麼美國在廿世紀不能做到呢？

杜魯門在三月十二日所發表的援助希土的演辭，其基本意義就是把這一個理論制訂成爲一種政策。美帝國主義的狂妄份子把這一個演講比成門羅主義的新階段——杜魯門主義。後期門羅主義的目標是美國獨霸南北美洲，杜魯門主義的目標是獨霸全世界。門羅主義的幌子是「區域安全主義」，杜魯門主義的幌子是「反對共產主義」。一年以前，邱吉爾在富爾敦所發表的那一套廢辭濫調，現在已經變成一套完整的理論了。

美帝國主義這一狂妄的企圖能不能實現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稍爲仔細地分析一下大英帝國危機的性質。英政府的「白皮書」說，因爲英國沒有足夠的資源，所以英國不能夠做到英政府所要做的事情，這祇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嚴格說來，在歷史上，正是因爲英國在過去一個世紀當中，做了那樣的事情，所以英國才產生了資源不足的結果；而從今天來說，英國即使有了足夠的資源，也不過是把那瀰漫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危機延緩一下而已，問題的核心是在英國的殖民地政策

的破產，而不在英國的資源的大小。自然，要求美帝國主義來了解這一點是困難的，他們以為有錢能使鬼推磨，英國無錢問題多。祇要放胆拿出金元來，在英國手裏破了產的帝國主義政策到美國手裏就會行得通的。

實際上這是錯誤的。就拿希臘來說。英國的斯科比將軍在希臘支持法西斯保皇政府進行內戰，化了近七萬萬美金（其中一半是美國的），到頭來不能不因為繼續支持的困難而撤退，從而宣佈了斯科比政策的全盤破產。但這政策的破產是英國的資源不够嗎？假如是因為資源不够的話，那末美國在中國的政策就應該成功了，如所週知，美國派到中國的赫爾利，和英國派到希臘的斯科比，好比一對孿生兄弟，一個支持國民黨，一個支持保皇黨，兩個都在進行內戰，這裡唯一不同的就是美國化在希臘的錢是七萬萬，而美國化在國民黨身上的錢却有四十萬萬，但美國在中國的政策成功了沒有呢？沒有。相反的，她的對華政策是失敗了的；而這失敗之所以產生，並不是由於美國援助國民黨的資源不够，而是因為這種政策本身就行不通。一個錯誤政策注定了失敗，單靠資源是不能叫它成功的。

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如此，她的世界政策也是如此。自從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在「贈與」，「借款」，「剩餘物資」，「租借物資」等形式下，送給全世界各地反動政府的錢一共有兩百七十萬萬金元，這是一個龐大得驚人的數目字，但是有沒有一個地方的反動政府因此就鞏固起來了呢？有沒

有一個地方的民主運動因此就被打垮了呢？沒有。就連保守的，接近華爾街的『美國新聞』（二月廿八日）也不能不承認這兩百七十萬萬的使用，沒有在『世界問題的解決』上，留下了一點痕跡。附帶要說明，在一年另四個月中，這兩百七十萬萬的拋出之所以成爲可能（等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美國全年預算的四分之三），不少的一部份是由於和戰爭密切關連着的租借物資和剩餘物資的運用。而這，在平常時期是不可能想像的。例如，在今年的預算中，美國爲了執行她的世界政策，在各種名義下拋出的金元不過五十萬萬元而已。從這一點說，美國的金元政策，在戰爭結束後的兩年中，已經達到了最高峯。四十萬萬元建立不起一個國民黨的中國，兩百七十萬萬元建立不起一個杜魯門的世界。這還不够證明美國統治世界的狂想已經澈底破產了嗎！

—

美國人民對於所謂杜魯門主義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資產階級陣營因此而引起的若干混亂。例如，共和黨操縱的國會對於杜魯門的援希（士）演辭，其反響就不是一面倒的。紐約時報的記者雷斯頓（James Reston）即有過這樣的一個報告：

『一年以來，在外交政策上，國會所關心的問題，是假如美國不採取反對「蘇聯擴張」（括弧是引用者加的），其後果將是怎樣的。但現在的國會正以同樣的熱誠，研究著假如美國決

心反對『世界共產主義的擴張』（弧括是引用者加的），其後果又是怎樣的。」（三月十九日

華盛頓專電）

這一種情緒的轉變，正反應了美國大資產階級內部的混亂。概括說來，美國一部份大資產階級所關心的是：這樣的政策是不是會迅速引起戰爭的危機（不是美國大資產階級全體都是準備不惜以戰爭來取得世界霸權的）。其次，假如這樣的政策雖不致迅速引起戰爭，它是不是需要美國除掉金元，還要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外國的戰場。第三，假定有金元即够了，這些拋出的金元是不是會用到美國所希望用到的地方。第四，即使這許多金元是用到了所應該用的地方，是不是一次的拋出就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第五，假如達不到預期的目的，美國是不是需要繼續地把他們可愛的金元拋下去。第六，假如非繼續拋出金元不可，這種無限制又無效果的拋出，是否會妨礙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健全性。第七，假如這種無限的金元政策拖垮了美國的財政，而又不能抵住所謂共產主義的擴張，是不是保存資本主義的健全性是對抗共產主義更好的辦法。

這些問題，不可能在這裏去逐條分析，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一混亂與迷惑表現在共和黨兩位大亨——范登堡與塔虎脫的紛歧上，如所週知，塔虎脫因為考慮到國內財政情況，對於無限制的金元政策，稍稍有所顧慮，而范登堡着眼國際局勢，却力主冒險輕進。這一紛歧之所以值得重視，並不因是為塔虎脫比范登堡進步些，或者范登堡比塔虎脫反動些。他們倆實際上同是大獨佔資本家的

發言人，所不同者是他們各自代表的集團利益，因此他們對於對外擴張的原則雖然一致，但對於擴張的方法却是有異見的。在言論上，這樁混亂表現在政論家李普曼的力主「有限負擔說」，和沒頭腦的專欄作家摩拉（A.H. Mowrer）的『無限援助論』。李普曼的意見很簡單，美國的資源是有限的，美國不能到處「援助」；假如一定要到處「援助」的話，其結果是在所有地方的「援助」都不够，在所有地方都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這些混亂值得重視，不僅是因為在客觀上，它表示着一部份大資產階級對於統治世界的前途缺乏信心，而且還表示着他們對於過去那一股努力的落空而產生的徧徨。這混亂值得重視，但決不能寄予期待；因為很顯著的鑑管杜魯門是氣吞河海，當前的實際問題，不過是四萬萬元而已，它在國會中的通過，由於這些混亂會困難一些，但它的通過是沒有問題的。

二

儘管希土貸款最後會在國會中通過，但這不是說由於這法案的通過，希臘和土耳其的問題即解決了，美國企圖統治世界的狂想即可以實現了，美國真的能够在二十世紀做到英國在十九世紀所能做到的事情了。

今天的美國决不可能做到一世紀以前英國所能做到的事情，何以故？說來話長。簡單的說，美

國之所以不可能在廿世紀担负起英國在十九世紀的任務，就是因為美帝國主義登場的年代是廿世紀四十年代，而不是十八世紀下半葉，或十九世紀的任何一個時期。世界還是一個世界，但一世纪來，這世界的基本情況是變化了，這就決定了英國固然不能用十九世紀的辦法來對付廿世紀的大英帝國，從而產生了嚴重的危機；美國更不可能用英國在十九世紀所用的辦法，或者用美國自己發明的任何一種新辦法，包括原子彈在內，來建立起一個廿世紀的大美帝國，或者，接收一個危機叢生的大英帝國。四大因素決定了這企圖的必然失敗。

第一，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是向上的，其影響是多少帶有進步意義的，但到了這一世紀的四十年代，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經濟體系而言，却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廿五年當中，資本主義爆發了兩次世界戰爭，這是資本主義已經行不通的最大證明。一個經濟制度不能保證二十五年的和平，還不够証明它在本質上的破產嗎？

第二，在十九世紀，這一個世界上自然還沒有像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樣一個國家。在當時資本主義是人們可以看到的最高的社會制度，但由於蘇聯的誕生，這一情況就基本地改變了。腐爛了的資本主義在千百萬人民的心中不再是這個世界唯一可能的社會制度。

第三，這一個基本情況，經過了第二次世界戰爭，更加尖銳的表現了出來。一方面，由於德日意的垮台，法國的蛻變，英國的衰弱，資本主義全體是更加削弱了；另一方面，由於東歐新民主主義的

義國家的誕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新的民主陣營是更加壯大了；這就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範圍內民主和反民主力量的對比。

第四，這許多情況，反映到若干還停留在舊資本主義國家軌道內的各國階級鬥爭的特點上，一方面是統治階級更加貪污，腐化，無能，沒出息，而另一方面被統治的廣大人民的解放運動，固然不能用十九世紀英國的老辦法去嚇倒他們，就是廿世紀美國的新辦法——金元外加原子彈也不能嚇倒他們。這就形成了妄想建立大美帝國的美國不能排除的煩惱。

不少迷戀殘骸的美帝國主義份子，以為襲用英帝國主義曾經使用過的老辦法，可以便宜地建立起一個帝國。例如，紐約先鋒論壇報的軍事評論家伊利奧（G.E. Eliot）就力主美國應該建立起一支具有高度能動性的機動部隊，可以迅速地調到全世界任何一個發生騷動的地點，鎮壓叛亂；這樣，美國即可以不必化很多的人力和財力，建立起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他以為這是可能的，他的論據是，英國統治世界的一百年間，英國的海外部隊從來沒有超過兩萬五千到四萬人。但是，我們要問一問，美國在今天能够用兩萬五千到四萬人的兵力建立起一個帝國來嗎？如所週知，日本投降以後，美國派到中國來的「海外部隊」即遠超過四萬以上，但這兵力發生過甚麼決定作用沒有呢？沒有。這就是說美國要征服一個廿世紀的中國，比英國征服一個十九世紀的世界難得多，不，根本就不可能。

然而，當前最使美國大資產階級頭痛的，是他們所扶持的那一批國外的反動政府和統治的階層不爭氣。例如，即以美國在亞洲範圍內所支持的那些「國民黨」們來說吧，這一批人永遠是伸手要錢，而美國順手給他們的錢確實也不少；但是誰都曉得，這些錢的很大一部份並不是用在美國所期望於他們用的地方，這一批人的貪慾是無窮盡的，美國究竟有多少錢來填他們無窮的慾望呢？這就使得美國大資產階級墮入深沉的矛盾。為了干涉亞洲國家的內政，就不能不假手於這些國家的各色各樣的「國民黨」們，但如二月份大西洋月刊之所指出：

「所有遠東和中東的「國民黨」們，同他們打交道的最大麻煩，是這一批人患了遠年廢爛不可醫治的貪污病，他們可以吃掉不可置信地大量的美金貸款，這批「國民黨」的黨棍們幾乎每一個人都有買一部汽車，一架冷藏器，一坐抽水馬桶的高尚慾望，但在他們統治下的人民却永遠不會繁榮，永遠不會形成一個真正能够大量吸收美國貨的市場。」

美國給了中國國民黨四十萬萬而效果則如石沉海底，以致最近不能不提出貸款的條件，然後才能繼續貸款。從政治上說，這固然是爲了欺騙中美人民，但從經濟上看，這也是表現了美國大資產階級不能去填無底洞的苦衷。

所有這些說明了：由於世界人民的覺醒，組織，和鬥爭，由於統治階級的貪污，腐化，和沒落，（他們沒有任何「美德」，除掉反動）；像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用少數的兵力和財力，假手於落

後國家內部的統治階層，間接地建立起一個帝國的老辦法在今天已經行不通了。用直接的強暴的辦法來幹嗎，美國雖富，她的力量是不夠的；而且已經厭倦了英國的間接統治的世界被壓迫人民，是決不會接受美國強暴的直接統治的。

原子炸彈嚇不倒世界人民，無數金元扶不起反動統治：美帝國主義登場太遲了！

一、美國爲什麼「反蘇」

一 美國爲什麼「反蘇」

有過一個時期，美蘇之間的矛盾被估計得過低了。那是在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根據那種理論，在戰後世界的形勢之下，不僅美蘇可以合作無間，而且每一個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和統治的資產階級亦可合作無間；如所週知，這就是有名的白勞德主義。

這種理論不僅是已經在思想上被澈底地清算了一次，而且也被戰爭結束以來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無情地否定了。自從民主國家對德和對日的共同戰爭相繼勝利以後，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戰時奠定的同盟關係不是加強而是削弱了；一年以來，可以說，英美和蘇聯之間的對立已經代替了英美和蘇聯在戰時的團結。這是展開在眼前的鋼鐵一般的事實，不容否認的。

但是，是不是說美（英）蘇之間的矛盾已經變成當前世界中唯一的矛盾了呢？美帝國主義者的宣傳家說是的，根據他們的解釋，美國的世界政策，除掉反蘇，沒有其它內容。

於是在美帝國主義者的這種無孔不入宣傳之下，在英美若干自由主義者的言論中，即又出現了